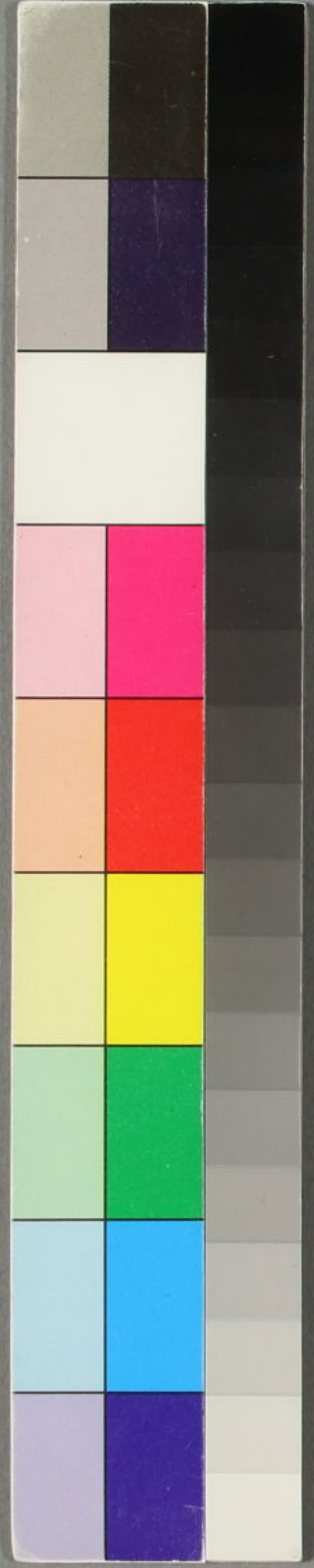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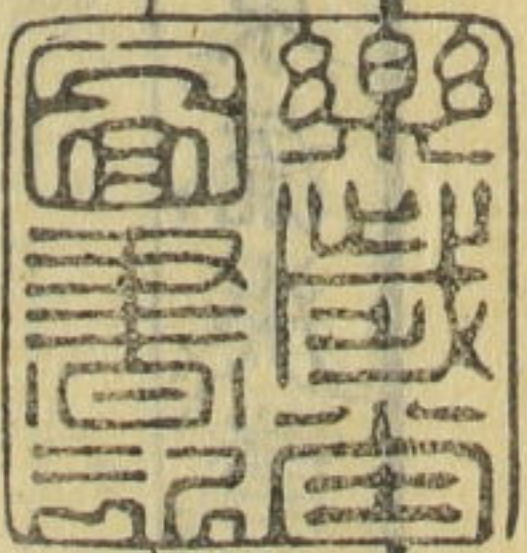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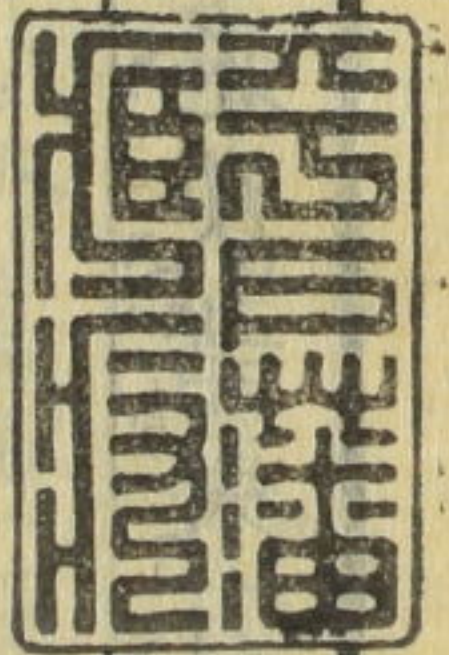
仁18
917
24



明
卷
13



孟子釋解卷之十一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告子章句上

此篇明民性之善而義亦非由外生之也。因勸存養之心。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楹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楹。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柷楹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楹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柷楹，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

孟子卷之十一
五十一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郝敬云杞柳二木性柔可為栝孟栝圈同

屈其本為栝胎也哉殺賊害也

此告子之所取喻者其義類未切當是以孟子就

其所言訊之也仁義與人性順栝栝未必與杞柳

順也告子之所言如更有能作栝栝與杞柳順之

辨則無復可言也然孟子察告子之喻意必以為

戕賊者是喻意失實而以惑人聽者矣故曰禍仁

義者必子之言也言率天下之人使之謂教行仁

義以為禍人者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

堤築土過水曰

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

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

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

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

是也湍說文云疾瀨也譬中有湍水而左右有堤者以湍水勢悍故決左堤則左決右堤則右乘其

決勢而直來流也

此章旨略與前同而杞柳告子以其柔輒言湍水

告子以其無方言是其異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之

流從其決所而流人性之可善可不善亦猶水之

無分於此決所之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然無分於上下乎水性潤下則猶人性之善也人性之或就不善猶水之搏而躍之則過類激而行之則在山是非水之性然也則不善亦非人人性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生之謂性有二義譬人之所以得生之謂性則是道言者也人之體中含生氣之謂性則人與萬物其性成混同無別也孟子意告子之說必出於謂氣為性之途故有白之謂白與之問也

此告子之說亦從外起見但見其心生情形體生作因名之曰性也孟子因承其旨問之告子之意猶如人之見物之白謂之為白與告子答曰然孟子因夏問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蓋問不分於物質而但取其白乎否也告子答曰然孟子因夏問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不分於物質而但取其性則是禽獸之性與人之性混同無別而告子之說窮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有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者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亦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上異於二字疑是不識之誤也食色謂飲食男女之慾也

此已下辨告子義外之非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食色並皆本於愛故曰仁內也非外也義者有所割於愛慾故曰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答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而長之也猶彼色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即稱之曰

白也故謂之外也孟子曰不識白馬之白也此白馬之白承告子彼白而以言之而先插以馬字為下言長馬之長作地也長馬之長豈可謂之義乎告子從白於外則其義已窮於此矣然孟子則更欲告子之通義內之義故復問曰且謂長者義乎謂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與郝敬云炙以肉近火

孟子精義 卷十一
炙使熟也禮有燔炙燔近火炙遠火
悅者愚云心以為得所遂者稱也

告子之答因更理仁內義外之說曰吾弟則我愛
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也是以我心愛之故以從
其所愛以行之者則是仁以我心為主以為其悅
者也故曰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是以長其長故以從其所長以行之
者則是以敬其長者為義以為其之悅者也故曰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孟子曰者秦人之炙
無以異於者吾炙蓋長之愛之之心在我內猶者
炙之心在內也是以秦人之炙與吾炙無以異也

而凡心之於物則雖於萬物之不同亦有然者有
然者言其在內之心則無異也今苟如告子之言
然則雖於此者炙之心亦有外之之義與蓋及此
再詰告子之說全窮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
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
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
內也孟季子告子弟子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此亦辨義外之非者也孟季子詰問公都子曰何
以謂義內也公都子答曰行吾心之所敬故謂之

內也孟季子因問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曰敬兄又問酌酒以飲之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
季子曰然則所敬在此兄所長在彼鄉人所長在
彼鄉人則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
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
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郝敬云尸以象神禮孫為

祖尸也在位謂弟在尸位鄉人在賓位弟在尸位則
叔父皆子孫敬弟即敬祖考也鄉人在賓位則伯兄
與我皆主人敬鄉人以敬賓也彼將曰在位故也解
所以敬弟之故子亦曰在位故也解所以先酌鄉人
之故庸常也斯須暫也斯者立此也須者
待彼也冬日寒夏日熱湯熱而水涼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前問答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子
問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子曰弟為
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其敬弟之意安在其
敬叔父之際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當曰
在尸位故則吾前之所言者亦是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公都子往以此與孟季子論既而季
子聞之庸斯須之辨曰其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

敬弟之為尸則敬弟是由其外以用其敬故曰果
 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雖由其外以變其飲其欲變之之心由內若謂
 之在外則是成飲食亦在外之說也乃與告子食
 色性之說相反而孟季子之說於是乎乃窮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
 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
 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
 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
 善非才之罪也郝云幽厲周幽王厲王也紂為兄之
 子對王子比干言比干紂叔父故紂
 為其兄之子微子紂庶兄才者愚云其物質之可採
 而以充吾所用者之名也而此乃就民性所稟天之
 本質言者也

此章斥諸家言性之非而以明性之所以必善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性之物
 質者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性之作
 用從外而變者也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
 則民好暴者証其從外而變也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此亦言性之物質自本有是別異者也是故

以堯為君而有象者言不善者不為風化移也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者言善者不為資生同也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王子比干者乃亦
并上一喻言者也今孟子曰性善果然則彼數說
者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者蓋
因其舉象及瞽瞍紂之不善即以發彼其中實可
以為善曰是乃吾所謂性善之說之所出也為不
善乃是其性之材為有罪而今說已歸於性善故
曰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
故好是懿德郝敬云惻隱羞惡是非解見公孫丑上
篇火鉞金曰鑠由外入內也固有本有
也加一曰倍五倍曰蓰無算猶言無數詩大雅蒸民
之篇愚云蒸眾也物德性之物也則德行之則也物
依則而成則因物而立秉者其中能應其當運而持
之謂夷與舜同本宗廟常器之名宗廟常器人不
敢褻道之所常行者人亦不敢私褻之心故亦曰
舜秉舜即有物必懿者其思慮言行之所發動必取

以堯為君而有象者言不善者不為風化移也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者言善者不為資生同也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王子比干者乃亦
并上一二喻言者也今孟子曰性善果然則彼數說
者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者蓋
因其舉象及瞽瞍紂之不善即以發彼其中實可
以為善曰是乃吾所謂性善之說之所出也為不
善乃是其性之材為有罪而今說已歸於性善故
曰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
故好是懿德郝敬云惻隱羞惡是非解見公孫丑上
篇火鉞金曰鑠由外入內也固有本有
也加一倍五倍曰蓰無算猶言無數詩大雅蒸民
之篇愚云蒸眾也物德性之物也則德行之則也物
依則而成則因物而立秉者其中能應其當運而持
之謂夷與舜同本宗廟常器之名宗廟常器人不
敢襲道之所常行者人亦不敢私襲之心故亦曰
舜秉舜即有物必懿者其思慮言行之所發動必取

節於其義所
在之稱也

其情可爲善者蓋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是仁義禮智非
由外摩鑠也我內固有之也衆不知而或有不善
之說者蓋所謂四心者當其時則動見於其內外
而不當其時則不能自知其有是唯思則得以知
之故曰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思之謂也舍則
失之弗思之謂也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卽其習之
入相遠或至於倍或至於蓰而其等差無算是皆不

能盡其有是四物之材者也所引詩意言天之生
蒸民也有其物則必又有爲其則者民之秉彝是
所謂有物者而此必又好是懿德懿德乃亦所謂
有則者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人知道之所以行
之由乎故曰有物必有則民之心秉其彝故也故
又好是懿德也有物謂上四心也有則謂仁義禮
智也而曰秉彝卽是謂其性之善者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
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

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郝云：富歲豐年也，子弟幼學者也多，賴有為善之資也，暴惡也，殊異也，陷溺言不能振起也，楚大麥也，播布也，擾既播種以鋤平土，揜覆之也，地同，愚云：陰陽高下同也，郝云：樹即播種也，時同無先後也，日至之時謂及成熟之日也，土厚曰肥，多石曰磽，黃說文云：草器也，愚云：據此龍子所云，乃知其形似屨而大者也。

此章論天下民性率同，唯有所以陷溺者，遂致不齊也。孟子曰：富歲子弟輩務貞實，而其言行多賴；凶歲子弟輩務私利，而其言行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有殊也。其衣食不足之患之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薺麥播種而擾之，其地陰陽高下同，樹之時又前後大抵同時，而其苗淳然而生，至於日北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不同則地之有肥磽，天與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使然也。其他則皆同矣。故凡同類者，天下之物舉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有不同乎？聖人亦皆與我同類者。爾故龍子曰：世之作屨者，不知其所用之，之足之大小而為屨，而我知其亦不為大如黃者，故屨之相似者，以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
 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
 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
 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
 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郝敬云易牙
 一名史兒齊桓

公養人即雍巫善知味淄澠二水為食嘗而能辨之
 師曠見離婁上子都愚按詩鄭風云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蓋以都字有美好之義故說以為美男子之稱
 不必有其人也姣美也郝云草食曰芻牛羊之類穀
 食曰豢犬
 豕之類

天下之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乃先得我口之
 所嗜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己之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嗜之不與我同類也則天下何皆從稱易
 牙之能於知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其能知於易
 牙者是天下之口相似故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
 下皆期其能於師曠者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
 亦然至於子都天下之人莫不知其顏色之姣美

也。不知子都之姣美者，人皆比之。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然乃至於心，獨宜可謂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之詳於理義，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人須自知理義之悅我心，猶如芻豢之味之悅我口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郝敬云：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南。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即此也。邑外曰郊，郊于大國謂在大國郊外也。國大人衆，採伐木者多大曰斧，小曰斤。息者，愚云：生也。猶如出錢生子，曰息。蓋生生之氣，增長於物之稱也。郝云：直出曰萌，旁生曰蘖。又斬而復生，曰蘖。通作栝，養牲曰牧。濯濯，愚云：與詩大雅雲漢篇濯濯山川之濯濯同。蓋謂無一木也。

此章論養心。養心蓋以防人陷溺之術也。言牛山滿山之木，嘗有繁茂之美矣。以其為郊於大國也。大國斧斤伐之，可得以為美乎？是其山氣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有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乃萌蘖亦不得挺長。是以若彼濯濯如也。人見其濯濯如也，以為未嘗有生材焉。此豈

山之性不生材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郝敬云且猶朝朝日初出曰且言每日早也平且侵晨也晨未與物接故其氣清明且晝自朝至暮也日出至入

與夜分界曰晝梏困累不舒遂貳罪人械在項曰梏春秋傳宋樂嚳以弓戲梏華弱梏其項也梏亡梏之使亡也亡喪也喪其良心也反覆非一日也平且之氣比日夜之所息之三句有梏亡之矣者此事在其幽隱人所不得睹之處故揣度之曰有反覆則比牛羊牧之夜氣之所存以比萌蘖不足以存比灌漑人之情者梏其梏亡故曰情違去也養者生之而不傷也操者愚云持之運轉而不放也舍者縱之而不收也卿愚云卿謂其所居在也

此因以前喻意推之於人心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所以放其仁義之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牛山之木也且且而伐之放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氣之所息生平日之氣則其好惡當與人相近也而今其相近者幾希則是其且晝之

所為有_レ措亡之_レ其心矣措之又措反覆不已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其良心夜氣不足以存其良心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殆若禽獸也而以爲未
嘗有仁義之才者是豈生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彼若禽獸者乃
失養而消也孔子所引蓋古語也云操則存舍則
亡者言以思而操之則其心存不思而以舍之則
其心亡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言其心之出見
與入不見皆無時可期而其心雖在亦莫可知其
在何鄉也其心之謂與者蓋前四句古語不言是

心而孔子揆其辭意以爲是謂心者也而此引之
者其所重在操則存舍則亡之二句而以與前存
亡相應餘以其辭意相連成故併引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郝敬云或惑
通猶恠也

此章即前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之義也孟子數說
於齊宣而宣王未達是以人或惑以爲王其不智
也與孟子因爲辨之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下因

復釋其似不智之故雖天下易生之物也以其子種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發生其芽者也吾見玉亦罕少矣是猶一日暴之也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其雖有萌焉而不可得長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郝敬云圍碁曰奕奕然布散也心言體志言所向專不分也致極心使設辭也奕秋善奕者名秋鴻大雁也鵠鶴屬或云鴻白雁鵠黃鶴也繳以絲繫矢而射也矢長八

亦其篇曰繒列子云蒲且子之弋弱矢繒繳連雙鷁于青雲是也非然者非智不若人也

此設譬以見物不專心致志則不可成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耳然亦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其術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者其術將日長進焉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而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彼惟奕秋之為聽之人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於是彼惑者始知王其實非不智也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郝敬云：熊山獸似豕，冬蟄，飢則自舐其掌，故其掌肉最美。

左傳：晉靈公宰夫胹熊蹯，是也。

此章論人之惑，以喪其本也。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味美，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取則我其必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全則我其必舍生而取義者也。此二者不可得兼者，蓋言其所遭遇有若是之時也。生亦雖我所欲，而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欲得之也。死亦雖我所惡，而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此數語並為下「一簞食，一豆羹，先鋪張其義者，而乃亦先以此言賢者之取舍如是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之物，則凡可以得生者

賢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賢者何不為也由是則可以生而賢者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賢者有不為也是不用不辟之故蓋其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故也然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凡人皆有之唯賢者能自禁止勿喪之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郝敬云簞竹器以盛飯豆木器以盛飲

甚言其少一餐之具也得則生失則偶當飢渴之際也嗟阿叱也行道之人路人也愚云不相識之人也

郝云蹴踐踏也乞人乞丐之人十金曰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極言多也奉供也所識相知者也得我仰給于我也鄉鄰同向日也已止也本心愚云謂鄉不受不屑之心以今為未故稱曰本也

譬有一簞食一豆羹而其人得食之則生弗得食

之則死之時我噉爾而與之雖行道之人可不與我論其尊卑者弗之受蹴爾而與之雖乞丐之

人固宜當受之者其心不屑以之也此則人皆有

鄉

孟子 卷一
所不為之証也。而其弗受不屑之人，於得祿萬鍾，則不辨彼所與我之禮義而受之，此則其有時喪之者也。夫萬鍾於我何為？其所加焉，豈為可以作宮室之美，饒妻妾之奉？見所識貧乏者之得於我，與鄉者為身死而所不受，而今為作宮室之美而身為之受，鄉者為身死而所不受，而今為饒妻妾之奉而身為之受，鄉者為身死而所不受，而今為見所識窮乏者得於我而身為之受，是亦不可以已乎？若此之行之，謂失其本心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

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愚云：凡人

養為道而仁乃力行於其所相輔養者也。故曰：仁，人心也。其所相輔養之道，人各有其分，且而義則能自制身以取其宜者也。故曰：義，人路也。放心者，以仁為人心，則人當以此為心而放置之。故曰：放心。

失其本心，即所謂放心也。又與前放其良心應也。

此言仁非他，即人所當為心之心也；義非他，即人

所當為路之路也。今舍其路而弗由，放置其心而

不知求之，哀哉！人有雞犬之放在外者，則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凡學問之道無他，乃以求其放

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也。無名之指、第四指也。信、伸也。

心不若人者、乃亦失其本心。及放之、不知求者、故
置之于此也。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疾痛害事也。
者言其似當、不必求其信之者也。如有能信之者、
則不遠秦楚之路者、在齊而言之也。為指之不若
人也者、言求信之也。指不若人、知惡之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者言不知類物之大

小輕重以處之之宜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弗思甚也。郝敬云、兩手持曰拱、以兩手指相拄曰把。故又手曰拱、以一手握之曰把。皆言小也。

桐梓、二木皆美材。桐有白桐、梧桐、桐油。桐梓或云即楸也。或曰、豫章即楸也。

此章養字與前養心相應。言拱把之桐梓、人苟思
欲生之、則皆知所以養之者也。言求其知之、即至
得知之心、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其心之
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之過亦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解敬云尺寸之膚謂一尺一寸之肌而涉二之稱也

此章言人無不養其身而心則其大者盍先事之乎其初乃先推言人有考養之善不善之心者言人之於身也兼所愛蓋一體之中無所不愛則無不兼所養故曰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又其常情所以考其養之善不善者豈

有他故哉以其於已取之之或失之故而已矣體有貴賤大小頭貴而足賤心大而形體小無以養小害大無以養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天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郝云場師場圃之官稱梧櫝其實可食櫝梧屬櫝酸棗也棘刺凡木有刺者皆可稱棘不獨櫝也一指喻小肩背喻大狼疾愚云謂因疾而其性遂成狼戾之人狼蓋橫行害於物之稱也適猶但也

今有場師舍其可養之梧櫟養其楸棘則人目之
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不知其失之
大者也則人目為狼疾之人也貪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此乃推言以証其有
考善不善之心者也飲食之人無以謂其有失大
合者則其所養之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則亦不無
其可善者豈有賤之之理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郝敬云
從隨也官猶職也耳
職聽目職視心職思

此章言養小則為小人養大則為大人也公都子
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其別何以得
之也孟子答曰其事常從其大體者為大人從其
小體者為小人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
或從其小體者何由若是也孟子曰耳目之官心
不為致其思而蔽放物而物又以交物則耳目之

官唯知其引之於已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其道不思則不得之。其道也。凡此三官等之別，天之所與我者，而我先立乎其大者之心，則其小者耳目之用不能奪也。其內如此者，乃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終亦必亡而已矣。
尊之位，物也。仁義道也。忠信質樂善，善不倦。倦，志也。脩者，繼為之而不已也。要，求也。

此章所言天爵人爵，並皆人所貴者。以與前貴賤作接應也。有曰：天爵者，有曰：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為民所貴。此天爵也。公卿大夫之位，朝廷設之。此人爵也。古之人率皆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至矣。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不復脩仁義忠信及樂善之志，此則惑之甚者也。天爵既亡，則雖人爵，其終亦必從亡之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趙孟晉卿也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者蓋引古語也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膏肥肉梁美穀也令聞善聲也廣譽天下之人廣傳其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

此章仍承前貴字而欲貴者即欲人爵之貴也人之同心也言天下之人皆同是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謂天爵也有貴於己者而修之則人爵從之而人之同心欲貴於外者弗思故耳人之所貴者有待於人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則有待於人之貴豈不危乎所引詩意言既乃當

得醉以酒既乃當得飽以德蓋承上思則得之言故下曰飽乎仁義也言貴者足於己身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與前口腹之義反應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天下之人傳誦其德義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者蓋人爵之所衣食皆人之衣食雖極美而其實甚危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此章亦自人爵從之轉出也言仁德之勝不仁之

德也猶水勝火也蓋謂仁德之人戰以勝不仁之人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蓋其仁不足言而欲勝之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其所言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是以猶以不仁爲無屈於仁者之事也其心以若是之人其亦終必亡其人爵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郝敬云五穀謂稻黍稷麥菽凡果蔬之實皆謂種種

之云鍾也生氣種聚也美者愚云謂味之美也萑稗郝云皆草似苗者愚按萑稗當讀作稗稗莊子云道在稗稗易太過枯楊生稗鄭注作萑莊子秋水篇云稗米之在大倉注稗米小米李云草也似稗爾雅翼

云稗有米而細穉六書故云稗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萑害稼

仁不熟則不如小德亦上仁不勝不仁之意也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然苟種之爲不熟不如萑稗之猶可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乃謂既得而不棄之之心誠立者曰熟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郝敬云向侯引滿曰毅羿之教人射必以志於毅者蓋其所教正志直體之類要之以其志於毅爲所主學射者亦以此爲其所主大匠之誨人以規矩亦然乃孟子之所以

諄諄言心之當存仁故以此終篇

之賤也心則其者外也高祖主學棟脊亦以出也

之之德人機心以心為善者其何林也志直也

大河萬八里以賦賦是亦必以賦賦也

○孟子曰舜之為人其欲志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善之之心也立者曰善也

善也合天也亦其平也而曰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孟子釋解卷之十一終

